



兵团玫瑰

王先亮

说起玫瑰，很少有人不喜欢它，它不仅花香浓郁、温馨多彩，而且象征着挚爱、信仰、热情、美丽、奉献、荣誉、智慧和永恒。

我觉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女警杨辉就是垦区群众最喜爱的一朵玫瑰花。我与杨辉虽从未谋面，但有一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中，难以忘怀。

今年小暑节气那天，阳光炙烤着豫东古城鹿邑大地，空气中涌起的阵阵热浪让人有点喘不过气来。上午9点多钟，杨湖口镇女青年小李骑电动车跑了三十多里路，急匆匆来到派出所寻求帮助。

她说：“我姐夫解明有两个户口，一个在咱们派出所，一个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车排子垦区。现在垦区正在对连队职工的重复户口进行清理清查，需要把他在咱们所的户口注销，可他人在新疆工作，路途遥远回不来，你们能想办法帮个忙吗？”

为了弄清楚解明重复户口的形成经过，我让小李拨通了解明的电话，通过耐心沟通，终于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解明本是鹿邑县杨湖口镇人，当兵退伍后在县城找了一份工作，便将户口迁到了城里。后来，全国人口普查时，村里又为他补录了户口，以致形成了重复户口。2006年4月，解明响应国家支边政策，携妻子迁到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第七师种棉花，但他迁移的是农村的户口，把城里的户口搁置了起来。

我让解明马上去找当地派出所为其出具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落户的相关证明材料并邮寄回来。

中午时分，一个温和甜美的声音从数千公里外的新疆传来：“我叫杨辉，是新疆第七师科克兰木派出所民警，需向您询问一些解明在河南老家的情况。”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杨辉的声音，觉得这个新疆女警对群众很热情，对工作很认真。果然，仅用了半天时间，我们就把解明到新疆工作的前前后后沟通了个明明白白。我惊叹于杨辉工作的雷厉风行和办事的干净利落，对她有了良好的印象。

一切手续办停当后，杨辉又立即给我发了快递，她工作的快捷高效和强烈的为民服务意识深深地感染了我。过了几日，我收到快递后，立即与户籍警结合，当天就为解明办理了户口注销手续，解除了他的后顾之忧。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新疆女警杨辉的真实影像在我脑海中是模糊的，但她热心为民、办事认真的美好形象犹如一朵鲜艳多彩、活力四射的玫瑰花，始终存留在我的记忆中，并鞭策着我在工作中勇于担当、奋力前行。③22

我惊叹于杨辉工作的雷厉风行和办事的干净利落，对她有了良好的印象。

小时候渴望长大，及至年长却又眷恋少年时。

老焗是乡村文化中的一道景观，正因为他们的出场，整个仪式更显丰富和圆满。

母亲的菜园从儿女上学时生活费的来源，变成了儿女离家时那沉甸甸的嘱托，饱含人世间最绵长深沉的爱。

老焗

李科技

在乡下置办红白喜事，一定少不了掌勺的乡间厨师。他们在十里八乡颇有名气，每逢婚丧嫁娶，主家准会想到请他们来操持饭菜。在乡村，他们拥有一个诙谐有趣的称呼——老焗，或称焗头。

这个名号，猛一看不好理解，我依据字面，琢磨出了一种未经考证的解释：“焗”可拆分为“一火”“一局”。火，跟烧火做饭有关；局，意为掌控局面。掌勺做饭的人不正是“焗”吗？这样想，倒蛮有趣味和内涵。

记得小的时候，我老家就有几位老焗，在许多热闹的大场合经常能够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身上系着大围裙，操着大锅铲、大铁勺，伴随着一番番娴熟干练的烹饪动作，一道道分量足、有特色的美食装入盘中被端上桌，有大鱼大肉，亦有素菜汤粥，味道好极了！

做老焗是一个体力活，得勤劳能干才行。一收到通知，老焗就得提前来到主家收拾忙活。垒灶盘火，支起大锅，切菜、炒菜、蒸菜，忙个不停。他们所用厨具都是超大号的，小铁锹一样的锅铲，大号的汤勺、笊篱，炸东西用的筷子又粗又长。这些厨具我们看着大，在老焗的手中却被拿捏得稳稳的，不难想象这其中要下多少苦功夫。看似轻松操持，其实都是很消耗体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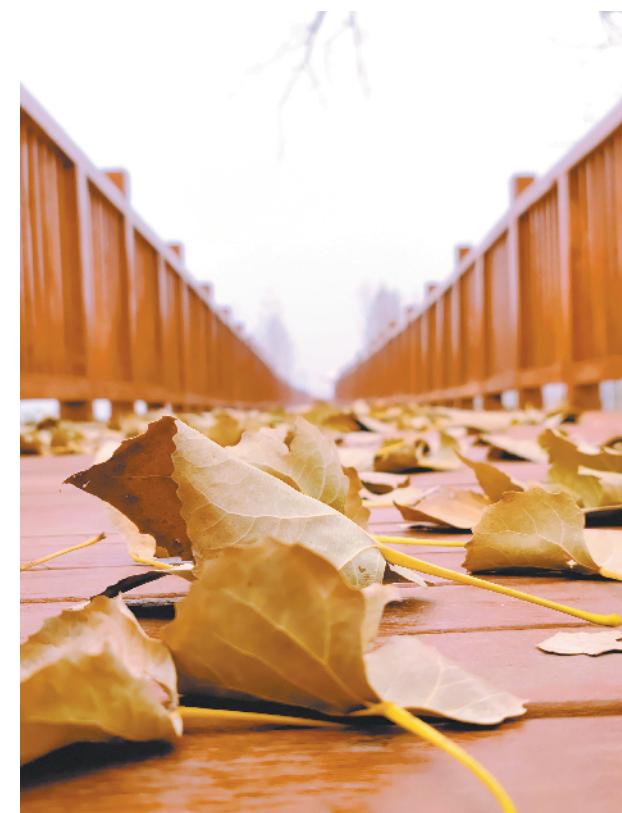
活计。在夏天，大汗淋漓是老焗们的常态。众食客在享受美味佳肴的时候，老焗们依然在快马加鞭赶制菜品。

只有当人走席散，老焗们才有时蹲坐下来，吃上一些大烩菜或筵席剩下的饭菜。

老焗做出的饭菜是被众人所接受和喜爱的。在乡村，“吃桌”是为数不多的让大家一饱口福的美好时刻。这其中有人的热乎劲儿，有菜的热乎劲儿，那弥散着人间温度的画面仿佛被定格一般。记忆中每次被小孩子们一抢而空的八宝甜米饭，被中年人所偏爱的耳丝、猪筋等凉拌菜，老年人所钟情的烂乎乎的梅菜扣肉，还有酸爽可口的粉条焦丸子，最后几乎喝得精光的老式鸡蛋汤……即便过了很多年，依然时常回味感怀，回味那热闹非凡的“吃桌”场景，回想到那无与伦比的人间烟火味。

来客讨论饭菜做得不错，走时都说“吃得好”，无疑会为这场仪式“增分”不少，是老焗的好手艺为主家争得了面子。老焗是乡村文化中的一道景观，正因为他们的出场，整个仪式更显丰富和圆满。

我们应当记得有这样一个职业群体叫老焗。曾经那些年，是他们为贫瘠的乡村封存了舌尖上的美味与回忆。①8



眷念

韩运动

睡不着的夜晚，最适合怀念。落地有声的雨滴，敲打着久去的童年。故乡，校园，水塘，河边，留下了那时欢笑的脚步一串又一串。几时的玩伴，如今虽都半百，但却从未走远，偶尔相聚，顽心一如当年。

小时候渴望长大，及至年长却又眷恋少年。与乡下老家虽“一

箭之地”，仿佛却又遥远，置身于不算喧嚣的小城，此时此刻却想嗅闻家乡那袅袅炊烟。

夜读灯下，那动情动容的篇章，怎也抵不过雨夜思乡那忧伤的诗行、美丽的画卷。故土，贫瘠，少年，寡闻，可也正是那时没有负重的简单，伴随了我的成长，丰富了当下我的思念……③22

母亲的菜园

段雪艳

小时候，村庄附近的地头，每户都种上一些应季蔬菜，以备家用。在那个年代，农村物资相对匮乏，三两玩伴总会去菜园寻觅茄子、番茄以慰馋猫一样的自己。勤劳的母亲把菜园打理得井然有序。我小时候很乐意帮助母亲浇菜，卖力地压着压井，看着清澈的水流进菜畦，看神奇的种子发芽、开花、结果。当丰收后吃上鲜红的番茄，咬上一口沙沙的、甜甜的，仿佛那就是幸福的味道，至今记忆犹新。

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母亲的菜园也在逐渐扩大。上高中后住校的我，每两周回家休息一次，母亲的菜园自然成了我生活费的来源。那时交通不便，母亲前一天先把菜从菜园里收回家装到三轮车上，第二天天不亮她就要出门，骑着堆得像小山一样的三轮车赶往十几里外的集市。菜几分钱一斤，为了能攒够我的生活费，有时在一个集市卖不完，母亲便会骑车

赶往另一个集市。日复一日，母亲落下了腰腿疼的毛病。

后来，因为地头被划为宅基地，邻居们盖起了房子，母亲就无法种菜了。几年前，这块地靠路的另一头也盖上了新房，闲置的地自然又成了母亲的菜园，那一垄一畦绿油油的韭菜、黄瓜、芹菜、豆角、荆芥、辣椒等，成了儿孙餐桌上的美味。

工作之余，每次回家总要来母亲的菜园看一眼，看着满眼的嫩苗，本来劳累的心瞬间放松了下来。母亲每样菜采摘一些，装进篮子让我带回来，母亲说多带些，分给邻居们。自家种的菜没有农药、化肥，分给三两好友，好朋友们也欣然接受。饱含汗水和情感的菜苗，被我一次次从母亲的菜园带回自己的小家，母亲的菜园也从儿女上学时生活费的来源，变成了儿女离家时那沉甸甸的嘱托，饱含人世间最绵长深沉的爱。③22